

二七頁九行 太尉袁隗司徒楊賜 通鑑考異謂隗、賜時皆不爲此官，恐誤。按：通鑑繫此事於中平元年冬十二月，故考異云然。柳從辰謂隗、賜之與何進共上疏請，乃在元年二三月間，其時袁隗爲司徒，楊賜爲太尉，不過官名互誤耳。

二七頁八行 今若一旦解兵（關東） 刊誤謂案文多「關東」二字。今據刪。按：集解引王補說，謂通鑑作「解兵開關」。

二七頁二行 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尙從坐 按：集解引洪亮吉說，謂丁彥思不知何人，陳范二史于卓傳俱不載，裴松之注極詳，亦不及此。又引王補說，謂通鑑無丁彥思三字。

二七頁三行 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按：校補引柳從辰說，謂袁紀「黑」作「異」。

二七頁四行 士孫瑞字君策 按：集解引惠棟說，謂「策」一作「榮」，見三輔決錄。

後漢書卷六十七

黨錮列傳第五十七

孔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言嗜惡之本同，而遷染之塗異也。夫刻意則行不肆，牽物則其志流。是以聖人導人理性，裁抑宕佚，慎其所與，節其所偏，雖情品萬區，質文異數，至於陶物振俗，其道一也。叔末澆訛，王道陵缺，而猶假仁以效已，憑義以濟功。舉中於理，則強梁褻氣；片言遠正，則斷臺解情。蓋前哲之遺塵，有足求者。

「嗜猶好也。惡言是故反。言人好惡，各有本性，遷染者，由其所習。尚書曰：『唯人生厚，因物有遷。』墨子曰：『墨子見染絲者，泣而歎曰：『染於蒼則蒼，染於黃則黃，故染不可不慎也。非獨染絲然也，國亦有染。湯染於伊尹，故王天下；殷紂染於惡來，故國殘身死；爲天下僂。』」

「三」刻意，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。班子曰：『刻意尙行，雖時異俗。』行言下孟反。肆猶放縱也。牽物謂爲物所牽制，則其志流宕反也。淮南子曰：『非拘繫牽連於物，而不與推移也。』

「三」陶謂陶冶以成之。管子曰：『夫法之制人，猶陶之於埴，治之於金也。』埴音植。

〔四〕叔末猶季末也。謂當春秋之時。

〔五〕據猶奪也，音直紙反。所臺，賤人也。齊侯伐楚，楚子使與師言曰：「君處北海，寡人處南海，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。何故？」管仲對曰：「爾貢苞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。」對曰：「貢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。」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。此強梁據氣也。又齊呂甥、卻將焚公宮而殺晉侯，寺人披請見，公使讓之，且辭曰：「汝為寡公來求殺寡，命汝三宿，汝中宿而至。雖君有命，何其速也？」對曰：「臣謂君之不久也，其知寡君之罪也。」若猶未也，又將及難。君命無二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惡，唯力是視，寡人狄人，余何有焉。今君即位，其無滿狄乎？」此為辭臺解情也。並見左傳。

霸德既衰，狙詐萌起。〔一〕彊者以決勝為雄，弱者以詐劣受屈。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，開一說而錫探璫。〔二〕或起徒步而仕執珪，解草衣以升卿相。〔三〕士之飾巧馳辯，以要能釣利者，不期而景從矣。〔四〕自是愛尚相奪，與時回變，其風不可留，其敝不能反。

〔一〕霸德衰謂六國時也。狙音七余反。廣雅曰：「狙，獼猴也。」以其多詐，故比之也。

〔二〕蘇秦說趙王，賜白璧百雙，黃金萬鎰。虞卿一見趙王，賜白璧一雙，黃金百鎰。見史記及戰國策。

〔三〕史記曰：楚惠王言莊烏，越之鄙細人也，今仕接執珪，實富矣。解草衣謂范雎、蔡澤之類。

〔四〕韓子李斯曰：韓非飾詐謀，以釣利於秦也。賈誼過秦曰：「贏糧而景從」也。

及漢祖杖劍，武夫教興，憲令寬賒，文禮簡闊，緒餘四豪之列，人懷陵上之心，〔一〕輕死重氣，怨惠必讎，令行私庭，權移匹馬，任俠之方，成其俗矣。〔二〕自武帝以後，崇尚儒學，懷

經協術，所在霧會，至有石渠分爭之論，黨同伐異之說，守文之徒，盛於時矣。〔一〕至王莽篡偽，終於篡國，忠義之流，恥見纏縛，遂乃攀華丘壑，甘足枯槁。〔二〕雖中興在運，懷德重開，而保身懷方，彌相慕襲，去就之節，重於時矣。〔三〕逮桓靈之間，主荒政繆，國命委於閹寺，士子羞與為伍，故匹夫抗憤，處士橫議，遂乃激揚名聲，互相題拂，品覈公卿，裁量執政，婞直之風，於斯行矣。〔四〕

〔一〕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、平原君趙勝、春申君黃歇、孟嘗君田文。前書班固曰：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。」

〔二〕前書晉義曰：「相與信為任，同是非為俠，所謂權行州域，力折公侯者也。」

〔三〕武帝詔求賢良，於是公孫弘、董仲舒等出焉。宣帝時，集諸儒於石渠閣，講論六藝。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

〔四〕謂龔勝、陸方、郭欽、蔣詡之類，並隱居不應募召。

〔五〕謂逢萌、嚴光、周黨、尚長之屬。

〔六〕婞，狠也，音那鼎反。

夫上好則下必甚，矯枉故直必過，其理然矣。〔一〕若范滂、張儉之徒，清心忌惡，終陷黨議，不其然乎？

〔二〕禮記曰：「下之事上也，不從其所令，從其所行。上好是物，下必有甚者矣。」矯，正也。正在必過其直，見孟子。

初，桓帝為蠡吾侯，受學於甘陵周福，及即位，擢福為尚書。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

當朝，鄉人爲之諺曰：「天下規矩房伯武，因師獲印周仲進。」一家賓客，互相譏搢；遂各樹朋徒，漸成尤隙，由是甘陵有南北部，黨人之議，自此始矣。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，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，（一）二郡又爲諺曰：「汝南太守范滂，南陽宗資主畫諾。」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瑨但坐囑。（二）因此流言轉入太學，諸生三萬餘人，郭林宗、賈偉節爲其冠，（三）並與李膺、陳蕃、王暢更相褒重。學中語曰：「天下模楷李元禮，不畏強禦陳仲舉；天下俊秀王叔茂。」又渤海公族進階，（四）扶風魏齊卿，並危言深論，不隱豪強。（五）自公卿以下，莫不畏其貶議，屣履到門。

（一）初奏反。

（二）資質。

（三）謝承書曰：成瑨少脩仁義，篤學，以清名見。舉孝廉，拜郎中，遷南陽太守。郡舊多豪強，中官黃門擊之，（一）瑨曉下車，振威嚴以檢攝之。是時桓帝乳母，中官貴人外親張子嬰，怙恃貴勢，不畏法網，功曹岑晷勸使捕子嬰，付宛獄，笞殺之。桓帝微曙，下獄死。宗資字叔都，南陽安衆人也。家代爲漢將相名臣。祖父均，自有傳。資少在京師，學孟氏易，歐陽尚書。舉孝廉，拜議郎，補御史中丞、汝南太守。署范滂爲功曹，委任政事，推功於滂，不伐其美。任善之名，聞於海內也。

（四）冠猶首也。

（五）公族，姓也，名進階。風俗通曰：「成公立嫡子爲公族大夫。」韓無忌號公族穆子，見左氏傳。

（一）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。論語孔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」

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，推占當赦，遂教子殺人。李膺爲河南尹，督促收捕，既而逢有獲免，膺愈懷憤疾，竟案殺之。初，成以方伎交通宦官，帝亦頗諳其占。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，交結諸郡生徒，更相驅馳，共爲部黨，誹訕朝廷，疑亂風俗。（一）於是天子震怒，班下郡國，逮捕黨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，遂收執膺等。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，或有逃避不獲，皆懸金購募。使者四出，相望於道。明年，尙書覆譖，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，帝意稍解，乃皆赦歸田里，禁錮終身。而黨人之名，猶書王府。

（一）說文曰：「誹，謗也。」漢書曰：「訕，非也。」

自是正直廢放，邪枉熾結，海內希風之流，遂共相標榜，（一）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。上曰：「三君，次曰八俊，次曰八顧，次曰八及，次曰八廚，猶古之八元、八凱也。」

竇武、劉淑、陳蕃爲「三君」。君者，言一世之所宗也。李膺、荀爽、杜密、王暢、劉祐、魏朗、趙典、朱寓爲「八俊」。俊者，言人之英也。郭林宗、宗慈、巴肅、夏馥、范滂、尹勳、蔡衍、羊陟爲「八顧」。顧者，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。張儉、岑晷、劉表、陳翔、孔昱、苑康、檀（粲）（一）敷、翟超爲「八及」。及者，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。（二）度倫、張邈、王考、劉儵、胡毋班、秦周、蕃鸞、王章爲「八廚」。廚者，言能以財救人者也。

〔二〕希望也。擄猶相稱揚也。擄與勝同，古字通。

〔三〕導引也。宗謂所崇拜者。

〔四〕番姓也，音皮。

又張儉鄉人朱並，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，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，共為部

黨，圖危社稷。以儉及檀彬、褚鳳、張肅、薛蘭、馮禕、魏玄、徐乾為「八俊」，田林、張隱、劉

表、薛郁、王訪、劉暉、宣靖、公緒恭為「八顧」，〔二〕朱楷、田槃、陳耽、薛敷、宋布、唐龍、臧咨、

宣慶為「八及」，刻石立碑，共為部黨，而儉為之魁。〔三〕靈帝詔刊章捕儉等。〔四〕大長秋曹節

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、太僕杜密、長樂少府李膺、司隸校尉朱寓、潁川太守巴

靡、沛相荀昱、河內太守魏朗、山陽太守翟超、任城相劉儻、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，皆死獄

中。餘或先歿不及，或亡命獲免。自此諸為怨隙者，因相陷害，睚眦之忿，濫入黨中。〔四〕

又州郡承旨，或有未嘗交關，亦離禍毒。其死徙廢禁者，六七百人。

〔二〕公緒，姓也。

〔三〕埋，除地於中為壇。埋音禱。魁，大帥也。

〔四〕刊，削。不欲宣露並名，故削除之，而直捕儉等。

〔四〕睚眦音五懈反。廣雅曰：「睚，裂也。」此音才陽反。前書音義曰：「瞋目見也。」史記曰：「睚眦之際必報。」

熹平五年，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，言甚方切。帝省奏大怒，即詔司隸、益州、豫車
收鸞，送槐里獄掠殺之。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，其在位者，免官禁錮，
受及五屬。〔二〕

〔二〕謂斬妻、齊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總麻也。

光和二年，上祿長和海〔二〕上言：「禮，從祖兄弟別居異財，恩義已輕，服屬疎末。而今
黨人錮及五族，既乖典訓之文，有謬經常之法。〔三〕帝覺而悟之，黨錮自從祖以下，皆得解
釋。」

〔二〕上祿，縣屬武都郡，今成州縣也。

〔三〕左氏傳曰：「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。」

中平元年，黃巾賊起，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：「黨錮久積，人情多怨。若久不赦宥，輕與
張角合謀，為變滋大，悔之無救。」帝懼其言，乃大赦黨人，誅徙之家皆歸故郡。其後黃巾
遂盛，朝野崩離，綱紀文章蕩然矣。〔二〕

〔二〕詩大雅蕩篇序曰：「厲王無道，天下蕩蕩，無綱紀文章。」鄭玄注云：「蕩蕩，法度廢壞之見也。」

凡黨事始自甘陵、汝南，成於李膺、張儉，海內塗炭，二十餘年，諸所臺衍，皆天下善士。
三君、八俊等三十五人，其名迹存者，並載平篇。陳蕃、竇武、王暢、劉表、度倫、郭林宗別有

當朝，鄉人爲之謠曰：「天下規矩房伯武，因師獲印周仲進。」二家賓客，互相譏搢。三遂各樹朋徒，漸成尤隙，由是甘陵有南北部，黨人之議，自此始矣。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，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，四二郡又爲謠曰：「汝南太守范滂，南陽宗資主畫諾。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瑨但坐嘯。」五因此流言轉入太學，諸生三萬餘人，郭林宗、賈偉節爲其冠，六並與李膺、陳蕃、王暢更相獎重。學中語曰：「天下模楷李元禮，不畏強禦陳仲舉，天下俊秀王叔茂。」又渤海公族進階，七扶風魏齊卿，並危言深論，不隱豪強。八自公卿以下，莫不畏其貶議，屣履到門。

二初葵反。

三音質。

四謝承書曰：「成瑨少脩仁義，篤學，以清名見。舉孝廉，拜郎中，遷南陽太守。郡舊多豪強，中官黃門磐牙，五墮

界。墮下車，振威嚴以撻擗之。是時桓帝乳母、中官貴人外親張子嬰，恃貴執，不良法網，功曹岑晷勸使捕子

嬰，付宛獄，笞殺之。桓帝微瑨，下獄死。宗資字叔都，南陽安樂人也。家代爲漢將相名臣。祖父均，自有傳。資

少在京師，學孟氏易、歐陽尚書。舉孝廉，拜議郎，補御史中丞、汝南太守。舉范滂爲功曹，委在政事，推功於滂，

不伐其美。任善之名，聞於海內也。

四冠猶首也。

五公族，姓也，名進階。風俗通曰：「晉成公立嫡子爲公族大夫。」韓無忌號公族穆子，見左氏傳。

六危言謂不畏危險而直言也。論語孔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」

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，推占當赦，遂教子殺人。李膺爲河南尹，督促收捕，旣而逢宥獲免，膺愈懷憤疾，竟案殺之。初，成以方伎交通宦官，帝亦頗許其占。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，交結諸郡生徒，更相驅馳，共爲部黨，誹訕朝廷，疑亂風俗。二於是天子震怒，班下郡國，逮捕黨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，遂收執膺等。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，或有逃遁不獲，皆懸金購募。使者四出，相望於道。明年，尚書霍諝、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，帝意稍解，乃皆赦歸田里，禁錮終身。而黨人之名，猶書王府。

二說文曰：「誹，謗也。」蓋猶曰：「訕，非也。」

自是正直廢放，邪枉熾結，海內希風之流，遂共相標榜，三指天下名士，爲之稱號。上

曰：「三君，次曰八俊，次曰八顧，次曰八及，次曰八廚，猶古之八元、八凱也。」

竇武、劉淑、陳蕃爲「三君」。君者，言一世之所宗也。李膺、荀爽、杜密、王暢、劉祐、魏朗、

趙典、朱寓爲「八俊」。俊者，言人之英也。郭林宗、宗慈、巴肅、夏馥、范滂、尹勳、蔡衍、辛

陟爲「八顧」。顧者，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。張儉、岑晷、劉表、陳翔、孔昱、苑康、檀、敷

〔敷〕，翟超爲「八及」。及者，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。三度尚、張邈、王考、劉儻、胡母班、秦

周、蕃嚮、王章爲「八廚」。三廚者，言能以財救人者也。